

1

「妳怎麼來了？妳不是很幸福嗎？」

「你怎麼來了？你不是說你很瀟灑？」

「瀟灑的人也會需要休息。」

「我知道有一個人想人的時候會來這裡，所以我來這裡。」

「總有一天我們都會離開這裡。」

「我們會永遠保留這一塊地。」

四周一片寂靜，靜的連一根針掉落也都能聽到聲音，但我卻聽不到我的心跳與呼吸。

窗外一片昏暗，微弱的燈光彷彿連影子也照不清楚，望著連綿不斷的山巒與樹影不斷從我眼前掠過，我想我在高速公路，雖然我不知道是北上還是南下。

窗裡的空氣很稀薄，有點難受，窗外倒是無垠的一致。我突然忘了我的所在與目的，也忘了我旅行的意義。

有經驗的人一定明白，倘若於夜中乍醒，想要再度沉睡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我倚靠在窗邊，想藉由無盡的夜與延伸視線找回一點感覺：遠方的星閃爍於天際，彷彿彼此近在咫尺，而又倏忽即逝。與此同時我卻從滿天的繁星之中找到了一雙眼睛。

有一雙充滿感情且澄澈明淨的眼睛，於遠邊的星空之中獨拒眾星，彷彿要看穿我似的，與我四目相視。

從那眼眸之中，我突然看到一個久違的人：一個你與他相識之後，就永遠無法再從記憶中消去的人。

我叫歐鑑麟，經濟系大一，前幾天因為忙著考駕照所以沒有參加迎新晚會與新生入學輔導，直到今天早上才騎車趕來學校，準備上我大學的第一堂課。

爲了避免我開學的第一天遲到，我昨天晚上就先住到了位於學校附近的親戚家裡；今天我特地起了個大早，吃過早餐以後從親戚家裡出發，一路上的車況很順，等我進校門時也才不過七點十分，我想早上八點十分的課我一定來得及的。

噢！天啊！我到底看到了什麼？這排山倒海的人潮到底是哪兒來的？整個宿舍區被團團圍住，像足球

的鐵桶陣般密不透風，像蟻窩的螞蟻一樣，密密麻麻——原來之前高中校慶時，返校的畢業學長姊所說的新生開學潮就像這個樣子，我當時還半信半疑，看來一切都是真的！

終於到了經濟系的大一新生住宿區，我在二樓樓梯轉角旁的第一間房間門口找到了我的名字：經濟一A 鄭禹喆、經濟一A 馮亮、經濟一B 尹炬詳、經濟一B 歐鑑籲。

仔細想想，剛剛真的很不容易，揹著個大包包，手提四袋行李，在亂軍之中使出了吃奶的力氣才來到這裡。

對，你沒看錯。吃奶的力氣，亂軍。

其實只是一小段短距離的路程而已，但感覺就像戰場。我從頭到尾根本看不清楚東南西北，只是不斷地往裡面擠、往裡面鑽。

左閃右躲吃了好幾個拐子，也不知道被多少人踩了幾次腳，還被腋味與汗水交織的芬芳「香」得差點窒息，我挨家挨戶、逢人便問，幾經明查暗訪一番才在這個房門口找到我的名字——想起不久前的情況，我真的忍不住想給自己一點掌聲。

但現在已經沒有時間鼓掌了，我還沒放行李呢！我還是先把行李放下，空出手來跟我的室友們打聲招呼吧！

「砰！」

「欸！好痛喔！禹喆你還好嗎？」天啊！也太倒楣了吧？我好不容易來到這裡，結果現在又被撞倒在地上？在我還沒明白過來的同時，一個皮膚黝黑、身形瘦削的同學已經扶起一名白皙高個子的男孩，朝我走了過來。

「你一定是歐鑑顱對吧！我叫馮亮，他是鄭禹喆，我們是你的室友。」黝黑的男孩伸出右手把我拉了起來。

「也太剛好了吧！我們要出門上課結果你剛好要進來。要我們幫你拿行李嗎？」鄭禹喆講話的聲音很客氣、也很有磁性。

「啊！不用啦！我自己來就可以了，不用麻煩……對了，我剛剛一時沒有注意不小心撞到你們真是不好意思……」

「不會啦！不撞不相識嘛！我們剛剛也沒有注意到你就直接衝出來了……」馮亮一邊講還是邊幫我把行李提進了房間。「我們要先去上課了，你行李放著也趕快來吧……對了，尹炬詳還在樓下盥洗，記得別鎖門喔。」鄭禹喆遞給我一支鑰匙，兩人沒等我答話就出門了。

簡單放完行李，我突然發現我把隨身背包忘在機車的行李箱，我的手機還有新生要繳的資料和文具都在裡面，該死！

等我從機車棚回到宿舍，時間已經是七點五十七分，剛才把宿舍區圍得水泄不通的人潮就像海市蜃樓一樣地憑空消失，宿舍區突然變成一座死城，連一個影子也沒看見……

看來大家應該都去上課了——倘若大學的第一堂課就遲到，同學和教授對我的觀感印象肯定不好，那我以後可就糟了——趕快把門鎖起來，目標直奔社科院！

校園比我想像的大上許多，我不知道原來從宿舍到社科院居然要走這麼久，坡度居然這麼陡！同時天氣也比我想的還要炎熱，等我走到社科院、找到教室，早已汗如雨下、氣喘吁吁，時間是八點二十五分……

「請問你是尹炬詳還是歐鑑籲？」等我走進教室，台上的眼鏡阿姨以和藹可親的口氣向我詢問，台下充滿了竊笑聲與私語。我現在的臉一定很紅，真恨不得找一個洞鑽進去。

「教授……不好意思……我是歐鑑籲……」我一邊說話一邊喘著氣。

「你怎麼這麼慢啊？」

「因為……我今天才來學校，我剛剛忘記行李又去車上拿東西，然後……有點迷路。」

「你迷路……你沒有跟學長姊走走校園巡禮嗎？」

「……沒有欸，我是一直到今天早上才第一次來學校……」

「唉……好吧。那歐鑑籲你認識尹炬詳嗎？」嘆完氣以後，眼鏡阿姨問。

「我不認識尹……啊！等等，他好像是我的室友……可是我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你說什麼？你不知道你的室友長什麼樣子？」緊接的是哄堂大笑。

「因為……那時候他不在我們房間，我還沒看到他就自己先過來了……」

「大家新生彼此不熟的，都是從室友先認識起……你一個開學才來的學生，居然連室友也不等——看來，你還要再加油喔。」

「……」我真的不知道要回答什麼，看來我好像真的做錯了什麼……

「算了……你們的金銀珠寶、翡翠瑪瑙，看來今天是無法團圓了。」眼鏡阿姨有點惋惜的表情，講著我聽不懂的句子。台下的同學們聽了彷彿很興奮似的，有些騷動。

「什麼金銀珠寶、翡翠瑪瑙？」

「我看你還是先跟大家自我介紹吧，」眼鏡阿姨：「台下亂哄哄的感覺也不適合上課，不如先換個話題讓大家暫時集中精神一下好了……哈囉！大家注意一下！」

「尹炬詳還沒來喔？」原來，所謂的金銀珠寶、翡翠瑪瑙，就是迎新晚會時學長姊幫幾個比較出風頭的新生所取的綽號，而這個綽號大多跟他們的姓名有關，合著念起來很華麗貴氣——也有人說取這些綽號彷彿在幫系上注入一股強大力量的新血，可以壯大經濟。老實說我很佩服到底是誰想出這些點子，因為如果是我的話我完全沒辦法。

跟我講話的人是朱偉，他是金銀珠寶裡的「珠」。為什麼他會出風頭？因為他的高中母校位於南海路：據說新生輔導大家上台自我介紹的時候，一聽到「建國中學」四個字，所有人都肅然起敬，連學長姊也說這是他們學生生涯裡第一次碰到建中——有學姊還感動到忘情去摸他的手，讓他不知所措。

其實我們學校並不差，在全國的排名裡也算有頭有臉，只是像朱偉這種高中讀建中的天之驕子，還真的不是說遇到就能遇到：除非他有個人原因，或者是「滑鐵盧」。

滑鐵盧：西元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拿破崙在布魯塞爾南部的滑鐵盧吃了個大敗仗，企圖二度崛起但又再次戰敗的一代英雄就此走下神壇；今年寒假學測沒考好的朱偉，暑假的指定科目考試再度「放槍」——我們問他是否是他高中時玩得太爽——而他則一再地強調他只是滑鐵盧，他只是放槍！

可能有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覺，朱偉一直把我當作他的知己，頗有相知相惜、互相砥礪的企圖與意味。可他不知道的是，他是滑鐵盧，我並不是：我國中考高中的時候以為我可以上建中可是卻沒有，儘管我高中的排名也還不錯，但我的心態卻從此開始一路走下坡，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到現在其實已經沒有

什麼感覺——認真說起來我高中時根本沒在讀書，結果居然還可以考到這所學校：我想與其說我賺到不如說這是老天爺在給我機會，我一定要好好珍惜才對。

朱偉跟我不一樣，他是真正的高材生。從國小國中開始，他就一路兢兢業業，他的成果也都直接反映在升學考試與在校成績上面——今年考大學是朱偉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敗，所以他格外激昂、格外憤慨，不斷嚷著要考回理應屬於他的國立名校——本校的評價與學風，完全無法滿足他的雄心壯志。

看他如此勢在必行的樣子，我實在不好意思潑他的冷水，叫他從此和我一樣乖乖地待下來——面對天生比別人聰明但又比別人努力的朱偉，這種沒出息的話每當我想要開口的時候，卻總是卡在喉嚨裡怎麼也發不出聲。

「尹炬詳大概再過半個小時才會來吧！」

「我沒聽錯吧？下午三點的必修課欸！他昨天練團練得再晚也該起來了吧？難不成他還在睡？」

「他沒有在睡覺，他應該在逛校園。」

「你急什麼啊？你再怎麼趕時間、把自己搞得滿頭大汗，結果一樣是遲到。我寧可晚半個小時，很輕鬆、慢慢走，享受這美麗的校園風光跟午後。」稍早我趕著出門時，尹炬詳才在書堆之中找尋課本，一邊整理桌上的雜物，慢條斯理地講著。

「欸！來聊天啊歐鑑籲！你不是跟大家不熟嗎？趕快來認識一下啊！」我們宿舍區的布置是獨立的幾棟二樓式建築，每棟下上各四個房間，有大眾的衛浴；外圍有走廊與步道，散落於各處的幾棟建築之間還有在二樓連接小天橋可供大家串門，中間則穿插有飲料機、理髮廳、晒衣場與洗衣間。

開學的第一天午後，我一個人宿舍區的學生餐廳吃完午餐，想回到房間午睡，幾個經濟系大一新生在「小天橋」上聊天，裡面的人之中我只認識馮亮和鄭禹喆，因為不熟所以我就沒有打招呼，可是馮亮突然把我叫住，加上小天橋離我房間只有幾步的距離，所以我實在不好意思拒絕。

校方的安排其實不錯，鄰近幾棟的成員全都是經濟系新生。我一來個性比較內向二來與大家不熟，所以並沒有太多的發言大都默默地聽著；馮亮表現得很活躍，主導與引領著大家的話題和方向：大家都在交談論著自己高中時的豐功偉績，還有人學這幾天的生活趣事。

突然馮亮大喊：「欸！尹炬詳！你跑哪去了？聽說你今天早上沒去上課，洗得香噴噴去跟 Myrna 約會嗎？」

「哇靠！你們進度這麼快喔！我今天晚上才要約蕭淑茗欸！怎麼才一個早上而已我就落後給你了？這

樣不行啦！」染了一頭金髮的謝軒跟蕭淑茗在中部迎新時就看對眼，學校迎新玩抽獎的時候，因為以蕭淑茗的名字為靈感抽中大獎，從此就把她當成了幸運女神。這不，春風得意的他，這時也跟著馮亮一起喊著。

「不過夜的約會我不約！」尹炬詳從學生餐廳的反方向、也就是往運動場和教堂的路上進到宿舍區的建築本體裡面——走上二樓，往小天橋的地方緩步而來。

該怎麼講呢，我第一眼見到尹炬詳以為他是黑道；不過隨後仔細一想，黑道應該不會穿這樣子——看他的穿著打扮，我猜他應該是樂團主唱，也許是鼓手或是貝斯。

反正不管怎麼樣，我都没想到他會是學生，不但是學生還是我同學，不但是我同學而且還是我的室友——哪有人頭髮留這麼長還戴墨鏡還留山羊鬚的？全身亮成這個樣子，大中午的你也想當太陽？

這些話我當然沒有說出口，也不敢說。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看他朝我們走過來。

「你早上跟 Myra 約會嗎？」馮亮問。

「就跟你說不過夜的約會我不約啊！不過我剛剛去花園餐廳買飯倒是有遇到她。」

「是遇到還是約到？」

「遇到！」聽到尹炬詳大聲強調，謝軒和馮亮立馬一聲嘆喟。

「你今天早上去哪了？聽謝軒講，淑芬阿姨今天只沒有點到你。」鄭禹喆問。

「沒去哪裡啊！到男指室借鑰匙，看時間太晚了不想上課就去圖書館吹冷氣啊！」

「你鑰匙不見喔？」

「你女朋友才不見。你跟馮亮是哪個白癡把我鎖在門外面的？」

「什麼鎖在門外面？」隨著鄭禹喆和馮亮的眼光，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轉向我。尹炬詳也是。我隱約覺得我好像大事不妙。

「你是歐鑑籲？今天早上來的嗎？」雖然墨鏡擋著，但我知道尹炬詳的眼睛，現在一定狠狠把我盯著。

「是啊。」

「你把我鎖在門外喔？」

「沒……沒有吧。」

「什麼沒有！難道男指室管理員那麼閒，沒事來鎖別人房間？」尹炬詳的突然暴怒，使所有人都安靜下來，除了我之外。

「我……我跑回車上拿行李，回來你已經出去……」

「我哪有出去？我出去會不鎖門，放別人闖進來嗎？」

「可是那時候宿舍沒有人……」

「當然沒有人！因為我還在樓下盥洗！你知道我難得今天早起，運動流得滿頭大汗，想說還有一點時間跑去洗澡……然後只穿一條內褲跑到男指室嗎？」

「……你怎麼不帶鑰匙？」

「你洗澡會帶鑰匙嗎？馮亮和鄭禹喆沒跟你講我在樓下嗎？」

「我以爲你已經出門了……」

「就跟你講我出門會鎖門！你不確定是不會到樓下看一下喔？」

「……對不起……我沒想到……」

「幹！你這個低能兒！」暴怒完的尹炬詳長嘆了一聲。在場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除了我跟尹炬詳。

「尹炬詳！你只穿一條內褲跑到男指室喔？可惜宿舍沒有人，其實應該叫女生來看的……啊！對了……男指室跟學生餐廳周邊應該有女生吧！哈哈哈哈！我要跟大家講！」

本來以爲尹炬詳會找我算帳，想不到他人還滿好的，晚上還買了一堆零食請大家吃，當然也包括我。

「我叫歐鑑籲，請多多指教。」

「閉嘴！你這智障！」

後來我曾經偶然提起這件事，問他當初這麼生氣，怎麼就突然放過我？

「我沒有生氣啊！我只是覺得你很白癡而已。」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你就是一副隨時都會打人的樣子。」

「你給我聽好了白痴——如果我真的不爽的話，我會趁你洗澡時把你的換洗衣物丟到女生宿舍然後把房門鎖起來；而且我還會堵人在男指室，讓你非得裸體去女生宿舍拿，連內褲都沒得穿——這樣你明白了嗎？」

「你……」

「我那時沒有這麼做，是因為看你剛來，人生地不熟的，畏畏縮縮，一臉窮酸寂寞的鳥樣，有那麼一丁點可能不是故意，諒你也沒那個膽子！」

「……」

「安怎啦白癡？晚上哪裡吃？」

「……真是個俠骨柔腸又親民的黑道 rocker 啊……阿炬

這是我的同班室友，尹炬詳，金銀珠寶的「銀」！

淑芬阿姨是我們的微積分老師，除了微積分外也教授高年級的國際金融與國際貿易理論政策，同時也是我們的系主任——幾年前她的獨子在一場車禍中不幸喪生，痛失愛子的她沒有被中年的人生巨變所擊倒，反而把生活的重心轉移到了學校，不僅在學術研究的領域屢有創新，在校務行政等方面亦有相當好評——可以說是我們系上的招牌人物，甚至還有很多傳聞說總有一天她會成為整個學院的第一把交椅，再持續這麼下去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聽說以前淑芬阿姨的脾氣很硬，但自從喪子之後她對人的態度大轉，變得非常和藹可親，不管是課堂或者生活上的問題，只要找她幫忙，她都會很樂意解決，好像在處理自己孩子的事情一樣——當然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以上這些事情，只是覺得淑芬阿姨人很好；後來從學長姊那口耳相傳這些原委，加上自己的體會，我敢說系上對淑芬阿姨不尊敬的人幾乎不會超過三個。

為什麼不會超過三個？這麼堅強的讓人佩服的淑芬阿姨，難道還會有人討厭她嗎？其實不是，是因為事不過三、三人成虎，所以不會超過三個人的意思就是說人很少，幾乎沒有——我想如果阿炬聽到我的解釋一定會很佩服我的邏輯，不會像平常一樣一直罵我北七。

「喂！翁倩玉！你的小考考卷。考得還真爛欸你。」詩羽學姊是經研所的學生，她從大一開始就在系

上，一路念到了研究所，成績優異的她從以前就跟淑芬阿姨感情不錯，自從淑芬阿姨家裡出了事以後更常常陪淑芬阿姨聊天解悶，越走越近的兩人關係早已從師生昇華到彷彿母女，想當然爾她也順理成章地當上我們的微積分助教——與淑芬阿姨不同的是，她給人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淑芬阿姨是長輩、是教授，待我們卻像朋友和家人；詩羽學姊以年齡來說理應是我們的姊姊，待我們卻像老師和學生，儘管不是很兇，但其冷峻平穩的言語卻隱然讓人產生距離，偶爾還會對我們開些諷刺性質的玩笑——即使她的模樣很好看，可是對我們這些新來的小大一來說除了不敢造次以外，有時還真的頗有那麼一點點反感。

「謝謝學姊。」

「你室友人呢？」

「還沒來。」

「他到底想不想來啊？每次都遲到，是想吸引我注意嗎？」

「我不想來啊！可是我還是來了。我不想吸引妳注意，可是我還是吸引到了，真是對不起。」講著講著我的室友就來了。

「誰被你吸引啊？你看你那什麼態度？」其實詩羽學姊跟阿炬碰面的機會應該不多，因為阿炬通常都會遲到，偶爾還會蹺課。可是每次碰面，她都會很受不了阿炬那種滿不在乎的態度因而情緒化。

「我只是說事實而已。我雖然不想來但我還是會來，就像妳不想理我但妳卻一直跟我講話。」阿炬從

詩羽學姊手中拿過考卷之後居然直接轉身走向門口，詩羽學姊見了立即大聲把他叫住。

「尹炬詳你幹嘛？」

「我要回宿舍睡覺。」

「你知道我們要檢討考卷嗎？你考一百分是不是？」

「沒有，我考六十。我知道我錯在哪裡，不用檢討。」

「知道還會考六十，你騙誰？你走了我記你曠課扣你平常成績喔。」

尹炬詳面無表情地看著倪詩羽，低聲講了句「喔」，然後走出教室——留下了哄堂大笑的同學、滿臉錯愕的我以及到現在還在失態中的詩羽學姊——最後那堂助教課到底檢討了哪些題目我也忘了，只記得回宿舍之後阿炬跟我講了一句話：

「根本懶得理她，硬要在那裡裝模作樣。妳想擺威風我就偏要讓妳漏風，看妳是有多威風！」不管阿炬是有個性還是幼稚，總之他在大家眼裡的形象，就是個存在感極高、很高調的人物，跟我恰好相反。

「你爸媽是不是很喜欢翁倩玉？」林葳婷是我的同班同學，她一邊講還一邊偷偷把她的手機拿給我：「你可不可以幫我偷拍一張你跟尹炬詳的合照啊？不要跟他講喔。」看來我的室友酷歸酷，其實還頗受歡迎的。

「喔，好啊，沒問題。我等下拍完中堂休息還妳。」有了之前令人臉紅的遲到經驗，我現在都在上課前半小時就提早出門，所以到教室時通常也都還有一點時間，今天剛好遇到李汕蓉跟林葳婷——其實我跟她們也不熟，可是現在教室沒有人，爲了避免尷尬，我總得講點話。我突然發現阿炬真是個好室友，就算他不在你身邊，當別人知道你是他室友的時候，你們馬上就會因爲有許多共同的話題而變得熟悉。

「所以你爸媽真的喜歡翁倩玉囉？」有著一雙修長美腿的李汕蓉是林葳婷的室友。她跟身材嬌小的林葳婷站在一起很像年輕媽媽帶著女兒，讓人印象深刻。

「是啊，其實還不錯啦，我小時候也有跟他們看《愛的天地》的重播。」

「該不會你爸媽真的以翁倩玉的諧音幫你取名字吧？」林葳婷笑起來有些靦腆。就跟她的外表一樣，是個害羞的小女生。

「不、不、不。是殷鑑不遠的鑑，呼籲的籲。在此呼籲大家不要搞錯了，要引以爲鑑。」有時候有些話就是不經思索，講一講就會覺得很順口。聽到我說的話以後，兩個女生突然大笑了起來，而我卻一頭霧水。

「你跟尹炬詳講得好像喔，真不愧是室友欸。他說他是尹先生提了把火炬，在黑夜裡照亮大家——如此一來引經據典才會很詳細。」

「那他有沒有說，他這個尹先生一定很不認真，引經據典還要翻課本，都沒記在腦子？」

「他滿腦子應該只有樂團吧，哈哈哈哈！」

「當初他們幹嘛給你取個翁倩玉的綽號？你是男生欸！」

「我有什麼辦法，當時淑芬阿姨聽錯，順口講了一句『翁倩玉？』從你們的哄堂大笑開始，從此我就變成翁倩玉了。你們當時不是也在場嗎？」

「對……我想起來了！哈哈！你好好笑喔！翁倩玉！」

「很誇張欸……本來我剛進教室的時候她明明還說對我的名字，結果後來我一開始自我介紹她馬上就聽錯……」

「淑芬阿姨是在跟你開玩笑好嗎？她那麼厲害哪這麼容易就會忘記……」

「欸！來喔……抽學伴囉！千萬不要說我謝軒當公關都在自肥沒有照顧你們嘿！」消夜吃到一半聽到有人大聲嚷嚷，結果才剛把頭轉向門邊就看到一臉洋洋得意的謝軒。

「我把法律系的女生通訊錄拿來了。」謝軒從口袋裡拿出一團像絲一樣的紙條：「爲了公平起見，我把每個人的ㄟㄟ都剪下來了，你們看我多細心——喏！一人一條，不要貪心，好壞全憑運氣。」

「你確定你沒有先把每個人的ㄟㄟ都先看一遍，順便查個無名，等你們幾個兄弟整理好、去蕪存菁以後才拿過來嗎？」阿炬拔起耳機，從床上悠悠晃起。

「唉唷！你這樣講就太傷感情了，阿炬。你就是我的好兄弟不是嗎——如果我知道有什麼好康的話我一定第一個拿給你啊！」

「你人這麼好啊，軒軒？」阿炬走到我的位子旁邊，順手拿起一片零嘴：「那下次我們就一起研究囉？」

「OK啊……欸，等一下，不行啦！如果蕭淑若知道的話我就慘了。你如果有興趣的話下次可以找胡博靖一起——他對這種事情超專業、動作超快的！」

「所以那個鴨嘴色火龍今天整個下午都在挑？難怪我們密他，問他要不要一起連線都不回——還有軒軒你都不用我套話就自己把祕密講出來，以後是要怎麼當公關啊？」

「啊……我……我沒有啦，真的。我只有把通訊錄借給胡博靖而已，我沒有查她們無名……你們不要

跟蕭淑茗講啦，拜託！我多給你們幾個學伴。」

「不要了啦！都挑剩的，給再多也還是剩菜啊。你當我很餓就對了？」

「……那翁倩玉你要嗎？」

「翁倩玉是女生啦！他才不需要什麼學伴！演戲跟唱歌都來不及了他哪有時間？」

「我其實滿想抽的……」聽阿炬講那麼絕情，我的手伸了一半又停下來，好像有點猶豫，可是又捨不得。

「要抽就拿啊！白癡！叫你不要抽你不抽，那叫你不要鎖門你為什麼要鎖？低能！」阿炬搶到我的前頭，一口氣拿走了兩條。

「好好喔！我也想抽學伴耶！」

「姓馮的你羨慕什麼？你乖乖打你的球、玩你的「」就好啦！你看李承梵跟蕭裕弘多健康，連跟學伴的室友去唱歌都穿運動服，還不忘帶新籃球。」

「那是因為他們喜歡在球場等學伴，等遇到以後直接轉移陣地去別的地方運動好嗎……」每當馮亮覺得無可奈何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他的背看起來都會有些駝。

「禹喆怎麼都不講話？」

「禹喆不用講話啊，他愛他的女朋友愛得要死，怎麼可以背叛她跟別的女生聊天呢……呵呵。」

「阿炬你別挖苦我了……」背對大家的禹喆轉過身來，臉上表情充滿哀怨，電腦螢幕還停在女朋友的無名小站：「我今天還沒幫我女朋友灌水欸！」

「我要到了！我要到了！爽死我了啦！萬歲！」魯仁廷突然從隔壁的房間跑了進來，欣喜若狂。

「你要到什麼？」馮亮問。

「我早上一起打掃的掃友啊。她好正喔！我鼓起勇氣好不容易才跟她要到MSN……」

「你是怎麼講的？」

「我跟她說：『我覺得妳很漂亮，請問可以跟妳做朋友嗎？』，然後就跟她要了MSN。」魯仁廷興奮地左搖右擺、原地轉圈：「她真的好正，白白的皮膚、長長的秀髮，還有小櫻桃紅唇——我今天晚上一定睡不著。」

「有個人也睡不著，他應該會陪你到天亮。」陳瑋良頭還戴著安全帽，把房間的紗門打開。

「又哪個精蟲衝腦的睡不著？」阿炬一邊敲打著鍵盤，頭也沒回地問。

「我們寢的那個張盛元。」

「什麼？那個有夠奇怪的張盛元？」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驚呼起來——張盛元有多奇怪？其實據我的了解也普普通通，就只是講話比較急、比較大聲，會在廁所削水果吃（因為可以洗手）、會在洗衣間烤肉或煮小火鍋（因為比較不會有人來跟他搶食物）。其實大家也未免有點太反應過度。

「我們寢的那個張盛元，剛剛跟胡博靖在查通訊錄，也跟他要了幾個學伴，結果唯一加他的那個女生跟他聊沒兩句就說要去睡覺掛『離開』，」

「很正確的行爲啊！然後呢？該不會被發了睡覺卡就真的失眠睡不著吧？心靈這麼脆弱，跟被殺一次就中離的禹喆有什麼兩樣？」

「那是因爲我女朋友打給我，要我回她NZZ！」禹喆大聲抗議。

「張盛元是傻了搞不清楚狀況嗎？女生發睡覺卡的意思就是說她想跟別人睡覺，叫他不要吵要安靜。」

「我覺得他應該是回說要一起睡什麼的，然後被封鎖。」

「不是。」陳瑋良把安全帽夾在腋下，然後說：「他回了一句『晚安』，然後就開始等學伴回他『晚安』。我剛剛在房間看他等了兩個小時，一動也不動就坐在電腦前面，嘴裡還念念有詞：『怎麼還不跟我晚安啊？』。後來我出門買消夜送學伴，剛剛幾分鐘前他又打給我，叫我幫他外帶一份——因爲他還在等！

他平常過的是那種早睡早起的老人生活，你們看現在都幾點了？我覺得他根本有病！」

「幹！他到底是怎麼考上的啊？是靠每天請閱卷老師吃他在廁所削的水果加分……還是因為他照三餐幫校長在洗衣間又烤肉又煮小火鍋所以直接保送啊？」

此前我還覺得魯仁廷不知道在想啥，現在我突然覺得他很正常。

再回頭看了看寢室裡這些互相嘲笑的烏龜跟鱉——咦？我的老天爺？請問這裡是木柵動物園，還是頑皮世界？

講白了都是學伴的問題，就說紅顏禍水，學伴禍水，男女換 ZZZ 禍水。當初到底是哪個白癡留下來
的無聊傳統說要抽學伴？根本就是一群神經病在庸人自擾、沒事找事！

講到學伴，我的學伴從我加她到現在已經一個禮拜了居然還沒有上線——她到底是在忙什麼事情啦？
幹！

3

「原來你沒有玩樂團？」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我玩樂團，一直以來。」

坐在草地上的是尹炬詳跟賴詠樺，酷哥跟帥妹在外型上很登對，然而此時的兩人就跟分隔島上的小樹一樣，任你車水馬龍、熙來攘往，哪怕就在你身邊——也絕不會有人停下來看他們一眼。正所謂大隱隱於草地，舉世而獨立。

好啦，因為大家的視線與焦點，都集中在不遠前方的PU場上，來回飛奔、汗水淋漓的那十個人。

「你覺得我們會贏嗎？」朱偉問。

「很難講欸，目前都差不多。」

「我們會贏的啦，因為我們有龍兒啊。」謝屢逢是A班的班代，是個古道熱腸、也熱愛與人聊天的人。相對於阿炬、謝軒，我們跟他並沒有很熟。

「你們知道龍兒有個傳說嗎？」看到我跟朱偉的表情，謝屢逢似乎有點得意地接著說：

「聽說他高一進學校的時候就單挑打掉了高二的學長欸。」

「那又怎麼樣？除非你是初學者，否則只要稍微厲害一點的，球技根本不分年齡輩分啊。」

「這不是重點，」謝屢逢故作神秘地表示：「你們知道比分是幾比幾嗎？」

「幾比幾？一百比零嗎？」朱偉講話時，偶爾會帶有點高材生見多識廣、睥睨四周的自信與傲氣，尤其當他對話題沒有興趣，或者是不耐煩時。

「你怎麼知道？差不多就這個意思。」謝屢逢好像沒有聽出朱偉的語氣，緊接著繼續說著：

「打六分爲一個回合，七戰四勝。結果那個學長，剛剛忘了講他是校隊隊長，打了三個回合就打不下去——直落三，全都是六比零——當他看到龍兒的車尾燈時，龍兒已經完成了一個上籃動作，球進以後他直接坐在地板放聲大哭。」

「你這也太扯了，哪有這麼神？他又不是 Kobe。」聽謝屢逢講自己班的同學講得活靈活現，我忍不住插嘴。

「是真的還扯的你們自己看比賽就明白了。我想那是因爲你們沒有跟他打過球。」謝屢逢說：「等著看吧。哥不會騙你們。」

「你們三個在那邊聊什麼啊？」新生盃的風好大，把李汕蓉跟林葳婷也吹來。

「我們在看籃球比賽啊，不知道幾比幾了。」謝屢逢轉過去的時候突然大叫一聲：

「靠！有人受傷了！」

「醫生說只是輕微腦震盪，應該沒有問題。」

「那些傢伙太壞了。打球還是打人？」

「講什麼非法掩護？明明是他們在幹拐子，還故意撞人後腦。」

「是不是故意的其實很難判定啦，可是當時的情況真的很嚴重，場面超亂的……不知道會不會停止比賽改日再戰，或者直接喪失資格？」

「我想應該不至於那麼嚴重，兩邊都有人衝出來擋，應該不會再繼續惡化。」

「重點這裡是醫務室，請你們安靜一點好嗎？」

「我看我跟翁倩玉還是先去買幾瓶水過來好了。你們其他人也出去啦，這裡交給禹喆就好……禹喆，等馮亮醒過來馬上打電話跟我說喔！」

「OK！阿炬，」禹喆輕聲地說：「等一下如果有什麼情況的話，護理師也在這裡……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不知道比賽怎麼樣了？」出了便利商店之後我問阿炬。

「管他的，等一下就會知道結果。」

「你們不用擔心啦！阿炬、翁倩玉，資管系就算人多也沒用。」賴詠櫟跟我們走在一起，接著我們的話題：

「龍的兒子只有一個，而且就在我們經濟系。」

虎落平陽，龍困淺灘。困龍的淺灘就是這個PU場地。

「你們覺得那兩個傢伙是故意的嗎？挑釁？」馮亮指著對面的十一號與十二號：「有沒有發現他們一直針對龍兒？」

「怎麼沒有？」

每當資管系得分之後，身形壯碩的十一號與十二號回防經過的時候都會用手軸把金隆笙頂開，或者直接推開——動作很大，可是很自然。防守的時候，只要金隆笙一進到油漆區，包夾之後的各種推、拖、拉、扯，更是沒有客氣。然而裁判卻好像瞎了眼一樣，理都不理。

暫停之後蕭裕弘建議直接換防守隊型，由他和李承梵來盯對面的十一號跟十二號：「如果那兩個敢亂來，看我們兄弟會不會把他們打死？」

「千萬不可以衝動，」金隆笙：「現在比分咬得很緊，我們不能自己亂掉。如果我們被趕出場，會辜負經濟系的大家對我們的期望。」

「你放心啦，還有我罩著！」李承梵打斷：「這裡是我的地盤，那兩個傢伙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話，

看我會不會扁他們？」

「你是我們的得分主力，龍兒，」胡博靖接著講：「只要你正常發揮的話我們穩贏，我想他們一定也看出來了，所以才故意一直弄你，想要惹你生氣。」

「我覺得你們現在比我還氣，」金隆笙拍了拍李承梵和蕭裕弘：「不要擔心，我沒問題。」

沒有辜負眾望，金隆笙連眼都沒眨就已經切入籃下，但他還沒跳起來時就看到眼前竄出兩道黑影，是十一號與十二號！

想傳球，可是來不及。金隆笙被撞倒以後對方直接快攻取得兩分，十一號與十二號在金隆笙爬起來時又頂了他一下——所有的動作就發生在短短的幾秒鐘以內，一氣呵成。

「好啊，你們真的要這樣玩是不是？」李承梵大吼一聲。

「你這樣子沒有用。」馮亮拉開李承梵和蕭裕弘，在他們耳邊悄悄說了一句：「你們等一下把人帶過來，掩護的時候我們比照辦理，給他們一點教訓。這樣的牽制也可以讓龍兒減輕一點壓力。」

胡博靖把球傳給金隆笙，對面的十一號與十二號不約而同往前逼近，金隆笙這次沒有猶豫，直接把球

傳給蕭裕弘。此時馮亮朝蕭裕弘走過去站定，做出一個擋人動作。

防守蕭裕弘的六號與馮亮糾纏一起，蕭裕弘眼前的籃框就像海洋，他果斷地跳投出手——命中！此時裁判的哨音並沒有響起。

「原來要這樣子玩啊，早說，這我最會了。」李承梵回防時對十二號嘖了一句。

資管系的三分沒有命中，金隆笙接到籃板球直接往前長傳，但被撥出界外。

「哼！」對面的九號看起來是靈魂人物，對場上的其他球員輕聲耳語。現在是李承梵運球，馮亮就在不遠的前面，兩人的眼神一個交流就知道要做什麼。

防守李承梵的四號沒意外又被馮亮纏住，負責防守馮亮的九號自己沒有跟李承梵，反而揮舞雙手指示隊友補位，他的手軸突然無預警地敲到馮亮後腦——隨著馮亮的應聲倒地，裁判的哨音終於響起。

「什麼？非法掩護？你有沒有看到九號打人？你會吹不會吹？」怒不可遏的李承梵向裁判發出怒吼，換來了一支技術犯規。

「你他媽的給我講清楚，不要太過分了。」胡博靖和蕭裕弘對著九號走過去，大聲地叫喊。

「我要講清楚什麼？」九號舉起雙手，一臉無辜的表情。

「你別跟我裝傻，你知道你在幹嘛。」

「我當然知道我在幹嘛。我在指揮防守，好對付你們的非法掩護跟纏人小動作！」

「你是說我們髒就對了？你們又多乾淨？根本從頭到尾都你們在打人！」兩旁系上在觀戰的同學們已經衝到場上，擋在幾個球員之間擠成一團。這時尹炬祥、歐鑑顥、鄭禹喆等人已經把馮亮扶起來，揹著他離開球場。

「是男人就用比分打回來，別計較那些小事，別婆婆媽媽的。」金隆笙的情緒似乎不受影響，話也說得很淡定。「你們等一下都把人引開。謝軒！你下來，我們需要你！」

回到場上，比賽繼續進行。蕭裕弘把球傳給金隆笙以後就跟李承梵分別站在兩個底角的三分線，謝軒跟胡博靖也拉開空間。

「你們欺負我沒關係。欺負我的隊友，我就欺負你。」金隆笙一個假動作把人晃開，直接拔起來投籃

命中。

「防守是最重要的！我們全場壓迫！能斷一球是一球！」在回防的時候金隆笙大聲吆喝。

「全場壓迫？那要看你們體力夠不夠！」九號球員冷笑兩聲。

資管系的四號突然發生失誤，胡博靖抄到球以後傳給無人看管的金隆笙，金隆笙一個簡單的上籃又拿到兩分。

「去你的！」

一開始大家還沒搞清楚怎麼經濟系的體力突然變得這麼充沛，但當大家發現他們的進攻打法以後，才了解每個回合的進攻，對經濟系的其他球員來說都是休息時間——隨著金隆笙一次次的單打成功，答案越來越明顯——他們把體力全都放在防守；進攻時就是拉開空間，然後全部看金隆笙表演。

「我要一球一球，打破你們的信心，打爆你們這些下流的髒東西。」金隆笙面對十一號已經連續進了三球：「你們儘管夾擊我好了，我的隊友在旁邊都已經快睡著了——」金隆笙話沒講完又是一個轉身，面對補防的十二號直接傳給謝軒一個助攻，那是一記長距離的兩分球。

也許是防守太累人，蕭裕弘放了一個空檔給對方六號，後者輕鬆投進三分球。

「沒有關係各位，盡全力防守！」金隆笙拍了拍蕭裕弘的屁股：「離終場沒剩多少時間，我們守一球是一球！盡全力拚，剩下的交給我。」

無意外地，資管系的九號親自來守金隆笙：「你真的那麼有自信？」

「沒有錯，我就是這麼自信。我有自信可以把你們打回原形——你們的原形就是一群無賴，只會打髒球、靠小動作，要論球技的話你們根本沒有。」金隆笙接著講：「我會讓你們知道，你們根本不會打球。」

「你們欺負我沒關係。欺負我的隊友，我就欺負你。」

從馮亮下場之後，金隆笙已經投進了九球，對方只進了四球——有三球奪框而出，兩次被抄截。這時距離終場已經不到一分鐘，勝負早已底定，兩邊卻似乎都想打到底，沒有換人的意思。

「你都已經被我電成這個樣子了，難道還不考慮換人？」儘管勝券在握，金隆笙仍沒有打算放手：「你們換人來也沒用。你很清楚，你們沒有人守得住我——當你們打我隊友的時候，你們就該意識到自己

會被羞辱，因為是你們自己先羞辱了自己。」

「他人就在我旁邊……我的手又沒長眼睛。」面對似是而非的辯解，金隆笙不為所動：「別跟我說你不是故意的！你們欺負我沒關係。欺負我的隊友，我就欺負你！」

連綿不斷的進球與教訓意味濃厚的言語，讓九號球員徹底失去理智：「我說什麼也不能再讓你投進！」騰空跳起來直接朝金隆笙撲過去——儘管那只是一個逼真的假動作！

金隆笙快速地運球切入，籃下面對十一號與十二號的防守突然一個急停後仰跳投——隨著球空心入網的唰聲與終場哨音同時響起，坐倒在地地的他雙拳緊握，然後吐了一口長氣。

全身癱軟的金隆笙躺在PU球場上看著天空，耳邊環繞的全是歡呼的聲音！